

那一年，中华民族处在前所未有的转折关头！

大转折

1937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

明河在天★著

悲壮国殇，反击日寇一寸河山一寸血
民族危亡，誓死抗敌亿万同胞皆为军

中日史料互证，揭秘历史细节

千万抗战迷追捧的信史，探讨寸土寸血牺牲的意义



广东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014004389

K265.06
78

转折 1937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

明河在天★著



K265.06
78



北航

C1691846



广东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0803003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转折 1937: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 / 明河在天著.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80766-599-1

I. ①大… II. ①明…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中国—1937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5537 号

责任编辑: 何 阳

封面设计: 谢元明

责任校对: 李瑞苑

责任技编: 刘振华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76 号中侨大厦 22 楼 D、E 单元 邮编: 510095)

邮购电话: 020-87348243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tourpress.cn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上苑秦屯村)

710×1000 毫米 16 开 17.5 印张 210 千字

201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引 子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言而喻，在日本侵占了我国的大片领土之后，中日之间是必有一战的。但是战争究竟何时爆发、以何种面目爆发，却是几乎所有人都难以预料的。

不过，时人对此还是有所预测。比如1930年前后，日本公使、鸽派外交官佐分利在北平会见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徐永昌，协调以和平手段解决中日间的诸多悬案。起初，双方的沟通非常愉快，可是后来眼见佐分利回国述职时被狂热的少壮派军人暗杀，以及随后日本的一系列侵略行径，徐永昌于是强烈地预感到：中日间的悬案，和平手段已经行不通，不出十年必然以战争来解决！

林继庸也有类似的强烈预感，他在1936年从海外回国后任资源委员会委员兼工业联络组组长，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动员上海的资本家将工厂迁往内地。不过这个工作并不好做，林继庸在动员过程中碰了许多的钉子。其中一位大企业家就曾不屑地对林说道：“林先生，不要太兴奋啊！记得‘一·二八’大战那时，我们的工厂总共停工还不足十天呢！”

这些资本家诚然是目光短浅、心怀侥幸，林继庸为此批评道：“不到黄河不死心，火山一日不爆发，他们也乐得在火山口上嬉游

一日。”（《民国经济》）可是需要我们理解的是，很多人具有这种贪图苟安、得过且过的心理，并非纯粹出自他们的幼稚，也在于当时的形势确实还没有严峻到令这些资本家在上海惴惴不安、无处安身的地步。

甚至于到了1937年8月初，华北战火已经点燃，上海危机四伏之时，很多人依旧对于战争毫无知觉。当时，陈纳德（后来的“飞虎将军”）受命前往上海各民航公司招募机师，对方都觉得陈纳德此举非常可笑，其中中国国家航空公司的负责人表示道：如果战争爆发，可以同意机师被招募去做飞行员，可是，“当然不会有战争的啦”。

其实，商业界如此，政界、军界也无不如此。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是国民政府军的示范部队，装备最好的几支队伍之一，他们的总队长桂永清对于时局的看法就非常具有代表性。1937年8月上海冲突已经爆发时，桂永清刚从德国出差回来，本来教导总队并没有接到命令前往淞沪战场，可是桂永清却积极要求前往上海参战。

副队长周振强表示反对说：抗战来日方长，教导总队虽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可是目前由于迅速扩充，已达四万人，老兵都成了干部，大部分都是新兵，没有经过训练，战斗力很差，不如严加训练三个月再参战；而且现在参战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不如到时打场有把握的漂亮仗。

可是桂永清却派人给周振强传话道：“我们校长在上海组织投入了这样大的兵力，其目的是赢得在政治上同日本讲和的条件，上海的战局，将同‘一·二八’一样，结果会同日本讲和的。如果教导总队现在不到上海参战，将来就没有机会了。而且如果去晚了的话，功劳也都被别人抢走了。”（转引自《蒋介石麾下十三太保》）结果周振强轻易就被说服了。

然而，上海的战事出人意料地发展着，急于立功、训练不精的

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果然没有派上多大用场。尽管他们的全副德式装备胜过了日本人，可是在日本强大的海空炮火打击下，最后由于伤亡惨重不得不撤退到了大后方休整。

匪夷所思的是，等到南京保卫战将要打响的时候，桂永清居然又站了出来，说服大家率领整补后的教导总队协助临危受命的唐生智防守南京。这一次他的理由是：他已经得到了秘密消息，德国大使陶德曼已经出面调停中日冲突，国民政府正在跟日本讲和，日本不一定来打南京；即使真的来打，只要守一个短时间，也可以换得讲和的条件。

从事后来看，这个庸碌无能的桂永清真是糊涂透顶，正是由于他的这两次决策失误，导致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这支劲旅几近全军覆没，最终被取消了番号。当然，随着上海战事的进一步扩大，不待教导总队训练完成，可能也会被提前征召上战场的，但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如今，我们认真考量当时的形势变化，桂永清是真的错了吗？他的想法真的一无是处吗？为什么他的意见两次都得到了赞同呢？其实，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也不是用简单的对或错就能够轻易回答的。

就在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天，在1937年7月6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上，外相广田弘毅发言道：“日本对华外交方针与过去无异，但不拟强行对华亲善。在如今抗日、排日的漩涡中，纵想实现日中亲善，也难望取得成效。日本对此虽深为不满，但看来除毅然推行正确政策外，别无他途。”广田的发言获得了全体阁员的赞同。

当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日本五相会议又作出了一系列相关决议，不乏无耻而又傲慢的语言，其中一条就是“我坚持不扩大方针，希望中国方面反省，以便事态早日解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以下简称《长编》）。等于是他们自己的狂热

军人制造出的事端，却把责任全部推给中国。

等到11月7日，就在日军将要占领整个上海、欲大举西进时，日军参谋总长给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下达的任务是：“与海军协力，以挫伤敌之战争意志，获得结束战争局势为目的，扫灭上海附近之敌。”（《长编》）对国际局势了解，还算清醒的日方为防止事态扩大，还专门为华中派遣军确定了大致的作战地区，即“苏州、嘉兴一线以东”。可见，当时还算不太糊涂的日方最高统帅部在淞沪战场取胜后，起初也确实没有打算进一步攻略南京，甚至到了1940年前后，日本方面还曾多次设想从中国（关内）全面撤军。

然而，我们仍然不禁要问：卢沟桥的一点星星之火，尤其是上海地区的军事冲突，究竟是如何演化成为中日双方的一场全面较量的呢？既然双方都没有要在1937年进行全面战争的意愿，那么局面又是如何失去控制的呢？此中玄妙，容笔者细细道来。

目录

C O N T E N T S

引 子

第一章 卢沟桥事变真相

- | | |
|--------------|-------|
| 1. 诡异的枪声 | / 003 |
| 2. 东京的反应 | / 006 |
| 3. 事态加剧 | / 011 |
| 4. 针锋相对 | / 016 |
| 5. 蒋介石庐山谈话 | / 022 |
| 6. 优柔寡断的日本首相 | / 029 |

第二章 战前的日本

- | | |
|--------------|-------|
| 1. 小人得志的日本 | / 039 |
| 2. 走向军国主义 | / 046 |
| 3. 脆弱的内阁 | / 054 |
| 4. 战争助推器——参谋 | / 060 |
| 5. 裕仁天皇 | / 068 |
| 6. 战前的国际形势 | / 077 |

第三章 把战火引向上海

- | | |
|---------|-------|
| 1. 力保上海 | / 089 |
|---------|-------|

2. 回首“一·二八”	/ 096
3. 失陷的华北	/ 104
4. 诸侯结盟	/ 109
5. 导火索——大山事件	/ 116
6. 增兵上海	/ 124
7. 联苏抗日	/ 131
8. 十日围攻	/ 138

第四章 不断加注的赌局

1. 战而不宣	/ 151
2. 由攻转守	/ 159
3. 华北烽烟	/ 166
4. 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 176
5. 桂军上场	/ 186
6. 金山卫隐患	/ 197

第五章 南京！南京！

1. 双重失利	/ 209
2. 淞沪失守	/ 218
3. 大溃退	/ 227
4. 死守南京	/ 236
5. 抗日到底	/ 244
6. 最后的推想	/ 253

后 记	/ 263
-----	-------

参考文献	/ 266
------	-------

第一章 卢沟桥事变真相

卢沟桥事件与当年满洲事变毫无相似之处。一九三一年关东军故意在沈阳挑起事件，一九三七年，华北驻屯军既没有在卢沟桥寻衅，也没有组织对抗；一九三一年，陆军参谋本部批准占领满洲，一九三七年，他们都尽力阻止在华北采取行动；一九三一年，若槻礼次郎因没有执行能使统制派满意的外交解决办法，导致了他的政府的倒台，一九三七年内阁没有变动。

——〔美〕约翰·托兰：《日本帝国衰亡史》



1. 诡异的枪声

公元1937年7月7日的夜晚，古都北平附近，“完全无风，天空晴朗没有月亮”，本来这可以是非常宁静的一个夏夜，却偏偏被几声奇怪的枪响给打破了……

根据早前的《辛丑条约》，日本等列强有在华北京津一带驻军的权利，以保证其侨民的安全。中国自清末以来一直是一个政治动荡的国家，有时候又不免盲目排外，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军队在华北的存在，已经视为极大的挑衅和威胁。

当时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是混成第四旅团，大约有6000人，自从6月以来，他们不断举行军事演习（日方对此的说法是中国方面近来反日排日情绪高涨，所以不能不有所防备）。总之，日方讲起这方面的理由，那是一套一套的。

就在7月7日的这天晚上，由于“缺乏合适的演习场地”，日军第八中队竟然跑到了卢沟桥附近中国驻军的眼皮底下进行夜间演习，即卢沟桥西北一千米处的龙王庙一带，他们演习的题目是“黄昏时接近敌主要阵地，与拂晓时的攻击”（《长编》）。

演习进行得还算顺利，可是这时突然传来一阵枪响，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凭直觉马上听出这是实弹的枪响。他非常警觉，立即清点人数。这一清点不要紧，结果发现居然少了一个人，而且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肯定是附近的支那军队干的，我们应该赶紧进城搜查一下！”“明察秋毫”的日本兵们一致叫嚣着。

这附近三里外就是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于是—小队日军受命迅速赶到了宛平城下，要求进城搜查，说有人看见失踪的士兵进城了。当时城门已经关闭，对于日军的无理要求，守卫城门的士兵回答说：“等天亮以后再说吧！上头有令，夜间不许私自开城门！”

日本人在中国一向强横惯了，他们当然不干，而且他们的疑忌心理也由于被拒绝而加重了。日方反复要求，但中国守军就是不松口。

“好！既然你不开，那就别怪我们大日本皇军不客气了！”说着，日军就搬来援兵，开始向宛平城进行炮击。

平静的夜晚就这样被打破了，不过7月7日的夜晚全然不同于6年前9月的那个夜晚。

就在两个多月前的四相会议上，日方在“对华实行方策”中已经明确道：“不进行企图华北分治，或有可能打乱中国内政之政治工作。”（《长编》）大意就是要尽可能维持目前的局面。当然，这不是“好心”的日本为中国考虑，他们在打过自己的小算盘之后，认为这样的局面对大日本帝国最有利。

日本华北驻屯军不是狂妄的习惯“下克上”（指自作主张）的关东军，对于这次冲突，也就很快便决定进行冷处理。而且在华北地区中国军队总司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之间，据说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彼此的面子总是要给一点的。

在日方一位参谋军官的调停下，双方很快达成停火。就在日军几百人的队伍准备撤离时，突然又是一阵枪响，日本人听得出来，这是对着自己这面来的。



日军攻占卢沟桥

“八嘎！支那军队！”愤怒的日军于是转过头来又开始向中国军队“还击”。

当时正值深夜，几乎什么也看不清，这一阵诡异的枪响究竟来自哪里呢？莫非是宛平守军仍然对日军气不过，没打过瘾？似乎不太可能，北平地区的安定局面可是宋哲元等人所竭力追求的。

剩下还有两种可能：一是以土肥原贤二为代表的特务们干的，他们一贯主张武力侵华，而日本政府偏偏非常“保守”，狂热激进的土肥原们只得选择干些火上浇油的勾当，以促成梦想的实现；二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蓝衣社干的，他们专门为了挑拨第二十九军与日军的关系，但这似乎不符合国民政府的总体方针。

这第二次冲突一直持续到天亮，在又一次谈判过后，日军开始了和平撤退。可奇怪的是，这时又是一阵枪响传向日军，冲突只得无奈地延续下去。随后，双方又展开了对卢沟桥铁桥的激烈争夺……

2. 东京的反应

中日双方都指责对方破坏了停火，谈判变得异常困难起来。

消息很快传到了东京，“无论是军队的参谋本部还是新任帝国首相近卫文麿，都未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日本通史》）身为首相，近卫的第一反应，就是无奈地说了句：“难道是日本陆军有计划的行动？”海相米内光政、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的反应也与此类似，这是典型的日本式心理。随后，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发了一个例行公事的电报，要华北驻屯军就地解决争端。

日本失踪的那名士兵已经找到了，这是一位新入伍的战士，由于不熟悉路况，在演习的时候走失了。事态看来有望朝着良好的方向转化，这天晚些时候，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算计，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的代表，一致同意采取“不扩大”和“就地解决”的政策，近卫内阁予以批准。

这个时候，“统而不治”的日本天皇正在双叶休养，与之相映成趣的是，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的蒋介石也在庐山上避暑；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则已病入膏肓，就剩最后一口气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则远在山东老家。

根据蒋氏贴身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回忆录中的记述，“七月七日日军攻战卢沟桥，山中问信较迟，于九日以后始悉其梗概”。就在7月8日蒋介石听到了卢沟桥的风声后，虽然对于这类司空见惯

的冲突未多加重视，可是他在日记中还是有一分猜疑：“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他大概明白，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是狂热的，连日本政府也管束不好这些烈马。

以前有宋哲元的军师萧振瀛替政府在华北撑着场面，局势转圜的余地往往很大，1936年初老萧被人给挤对出国了，这让蒋介石对于华北的局面缺少了信心。但是猜疑归猜疑，蒋介石采取的总对策也是“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

事情眼看就要和平解决了，就如同过去多次的经验。但是，事实是这次与以往任何一次比，注定都有太大的不同。在接下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一次特别会议上，一些扩张主义者竭力要求增派军队到中国去教训一下蒋介石，否则南京方面会轻视日本，并利用卢沟桥事件要挟日本，到时必定危及日本在满洲的统治。

自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以来，中国上下已经形成反日的统一战线，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还击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1936年绥远抗战的胜利，也给了中国人民反抗暴日的信心。随着反日高潮的到来，日方一部分人认为在华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极有可能受到威胁的，所以有必要让国民政府放规矩点，以有效地约束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

石原莞尔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动者和发动者，这场获得巨大成功的阴谋令他成为日本举国称誉和膜拜的偶像。可是石原又是一个十分精明的军事战略家，被人认为是日本“陆军中的异类，陆大毕业生中唯一的一位战略家”。石原并不赞成同中国扩大矛盾，更不愿意看到中日兵戎相见，闹到不可收拾；因为他明白，日本当时最大的敌人是苏联。

此时的石原已经升任少将，担任参谋本部五个部中最重要的作战部部长，再往上一级就是实际负责陆军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了。

他早年在中国内地生活、考察过一年多，如今石原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我活着，日本就别想有一兵一卒进入中国（内地）”（转引自《有一类战犯叫参谋》）。

石原坚决反对扩大对中国的战事，可是他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卢沟桥事件所引发的中国方面的群情激奋，“驻扎在华北的军纪凌乱的中国军队必然会屠杀该地区的日本商人和定居者”，而这必然又将会在日本激起公愤，并引发一连串的令石原最担心的事情——由于局面的失控，无休无止的报复战开始上演，并由此导致冲突不断升级。

但是在局面尚未明显恶化之前，石原莞尔是不主张扩大的，他的主张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不过扩张主义者认为中国是容易对付的，只要大日本皇军在华北露一小手，中国政府必然就范。这种强硬主张，得到了关东军参谋部军官和南满铁路公司（皇室为投资股东）一些文职官员的支持，因为这些人希望将公司的铁路线从“满洲国”延伸到华北，事件的扩大化有可能达成他们的期望。

对于日本扩大派的心理，曾经在1935年前后游历日本的美国著名历史学者芭芭拉·塔奇曼有过清醒的观察。

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道：“他们如同猎狗一般，愈是有所捕获，愈发疯狂贪婪嗜血。日本人知道，一个敌对的中国最终总要挫败他们想成为亚洲领袖的企图的。他们占领中国大陆多年，最使他们恼恨的就是不断出现抗日情绪。他们每年都坚持必须迫使中国‘真诚实意地’同他们合作。他们想控制中国，但发现必须征服中国不可。他们每前进一步，都激发起更深的仇恨，他们就使用更加野蛮的手段来报复。”（《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双方争执不下，天皇也无心休养了，随后赶回了东京。

天皇对中国的实力也不担心，但他同石原等人一样，首先考虑